

瓜

賸

李鍾瑤題

鮪膳卷七

分目

粵鮪^上

五瘴

仆木自起

六貞女墓

啖石丐

焚旗

天涯亭

雪蓮

百歲觀場

逍遙居士

花乳糖

不昧堂

粵社以榕

巡檢附魂

荔根屏

相思子

花田花塚

語字之異

鴛鴦壙

南海神廟

兩海賊

徙民

產卵

解
用
卷一
浚濠得碑

舒氏義烈

惠士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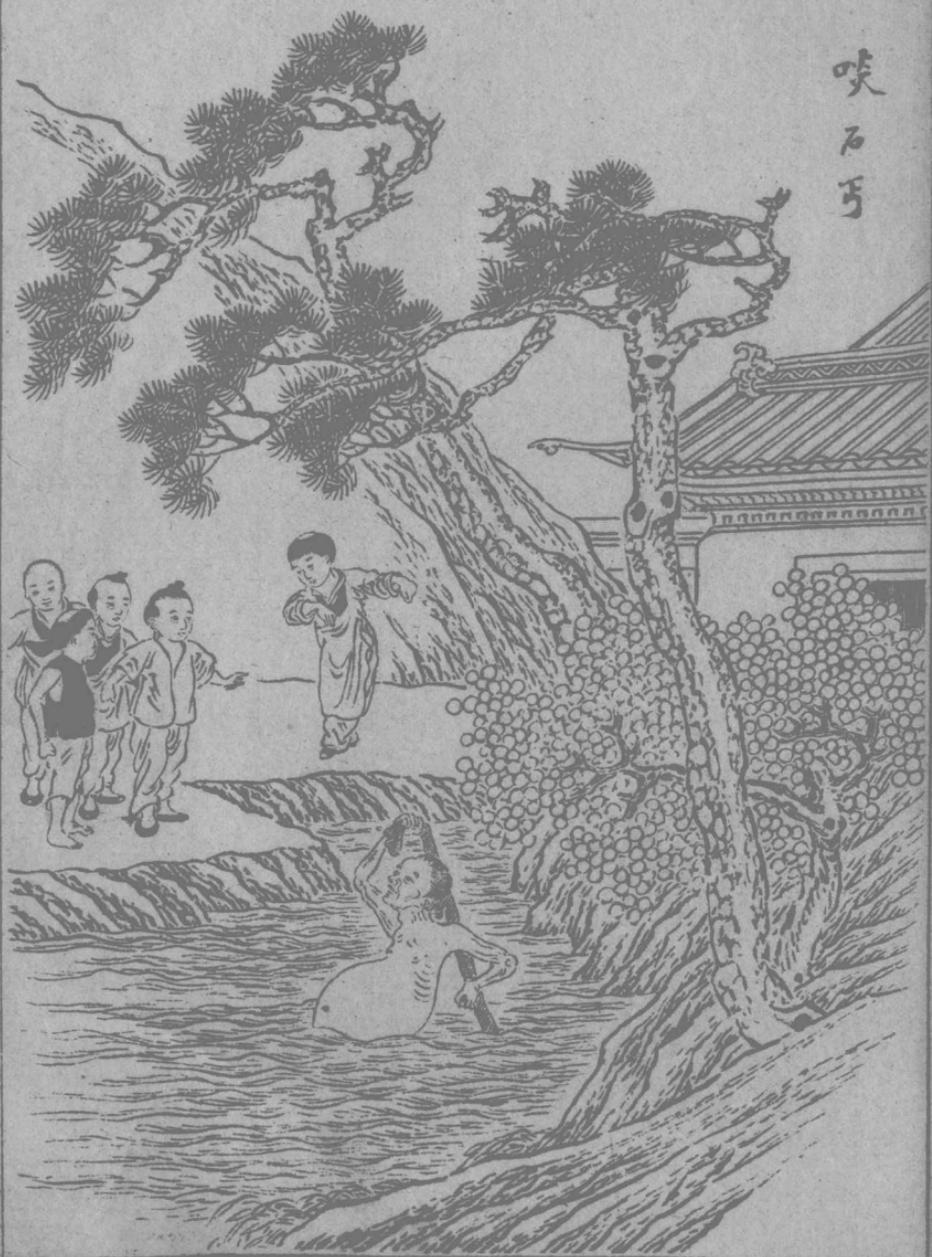
八分書

西園瘞燼

廣東月令

木中少女

啖石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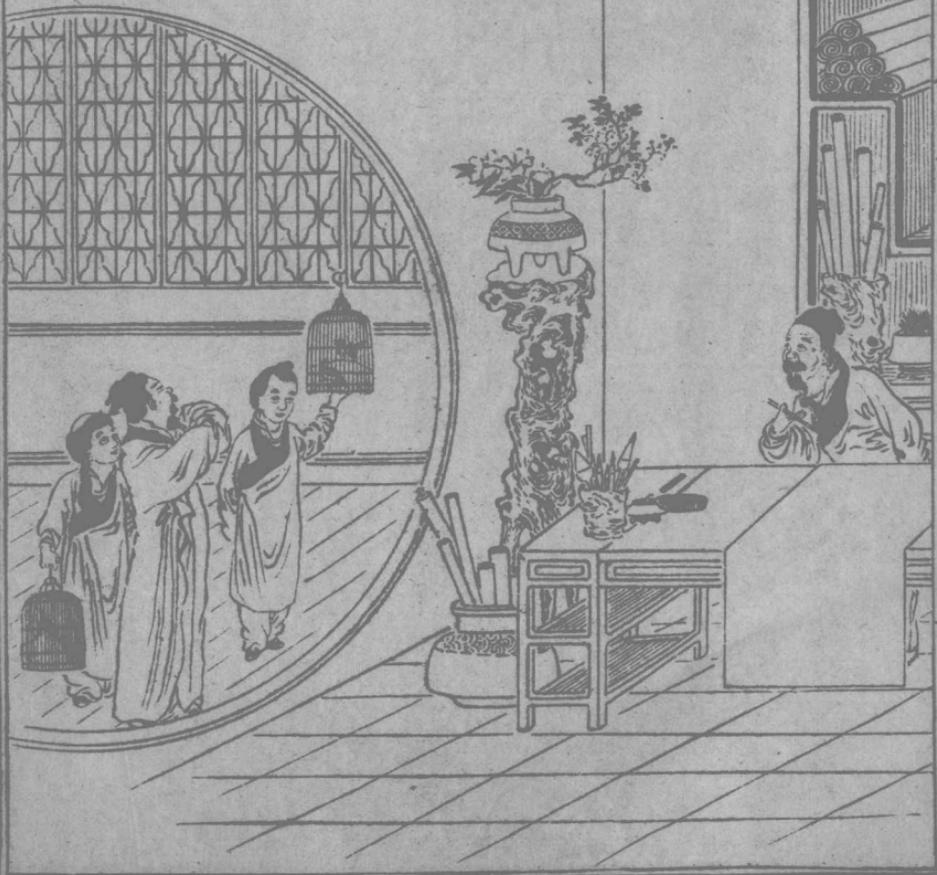
瓜

卷之

啖石丐

一

八分書



八分書

觚賸卷七

粵觚上

吳江鈕琇玉樵輯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鑄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盲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療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己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搨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什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禾倉頭波塘屈曲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蔭潭水康熙丙子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本上復生新枝其葉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己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本上復生新枝其葉排比尖長蒼翠偏反殆如鶴羽離礎勢將飛翥也合邑驚相傳告以為余蒞茲土致有此瑞欲以上聞余曰此天地國家之禎祥余何有焉眾議乃息是村又有龍眼樹而荔枝實者已二十年皆可異也

六貞女墓

順德縣陳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偽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為雄徵餉於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酌期於子夜潮生盡命一夕俱赴水死了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愕迨於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粧儼然其家合葬於龜山之陰當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鸞合上三珠樹化雲應為六出花之句最稱工妙

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尪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磁器羣豎聞聲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即納口咀嚼無異藕蔗東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瞪目伸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棲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溺羣豎噪而聚觀焉

焚旗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晉卜史曰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之屢挫蓋亦凶兆之先見者歟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悒及榜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山東行李悉為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暗憶前占始信數皆預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失職流落而終

雪遘

浙江海甯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莫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啣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醕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醕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卧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衣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己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

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污不謂獲邁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扉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畧涉詩書航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眾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

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
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
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
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
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
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
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廉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
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
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
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
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
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
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
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

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閣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尚存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甯為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贈金幣遣之

逍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體鶴立結涿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齊有女瑤湘能詩擇壻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音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兩闌更靜則聲發涿廬中聽者有月笙雲璈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逍遙居士蒲衣為刻逍遙樓詩梁太史藥亭寄示瑤湘書云聞瑤湘讀書余

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子故甚望於汝之成也余有女龍端少汝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即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龍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邈乎未始有道其言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讌饗嘉勞贈答儀文縟節至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為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三湘九疑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見汝於涑廬使汝將所讀書各誦一遍俾我冷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麗其寄示當在瑤湘未字孝先時瑤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於藥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於樹亦有成於樹者枕麪椰酒而外又有棹糖占城國東庸寨及東洋諸處樹名丹棹其本在草木之間微有疎節幹似檳榔葉似蒲葵三四月間白花生於葉底異穗同莖香朶纍纍揉其莖則白乳淋漓而出繫筒盛之取熬成

糖較蔗霜更為甘瑩然必成於花時猶婦人之育而始乳焉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生童真入道精純一職中歲忽示微疾白其師石濂曰某二十年後再來助和尚重興飛來舊刹乞塔全身於此石濂許諾泊然而逝閱辛酉到甲戌之閏五洪潦侵龕意將荼毘見夢於和尚以法體不壞為言合山禪眾夢亦如是啟龕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壽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於戊寅八月至堂瞻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趺冥坐無異定中僧也

粵社以榕

學者目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即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曲為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土牀俱在南牖下伯牛卧牀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嘆耳南方橋梁之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冬月潦盡然後徒杠與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策馬褰裳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屬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壽郊屢鄉遂無不有

社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氏殷人之以松以柏亦猶粵之以榕也 朱竹垞曰
北方之人四體不勤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南方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
情土風乃有是語

巡檢附魂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
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歿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
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亟解其足紬投於地復命左右雜髮留辮索戴纓笠披
袍曳履若患狂譫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前
言我陽曆未終幸遼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
宅舍以托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
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版入見肅行曲跽不愆曩儀纒指輸詞猶誌陳牘
宰為順天劉肇琨己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
則拱而對曰卑職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主之劉微

笑而已維時隴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極為嘆異贈以多金乙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荔根屏

粵土疎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臙而老樹之產於幽屋邃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象形好事之家搜剔遐險置為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荔根屏者色純紫高五尺許橫斜二尺鐵榦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疎花散布枝間含苞拆蕊細大不一復有寒雀三四或竊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倒垂尤極夭矯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叟梓牛曷足異乎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為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菌次為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因目菌次為紅豆詞人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為莊頭村家以菘素馨為業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美人小字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懸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布衣岑霍山詩珠江南岸晚雲晴處處桑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風暗入秋衫膩龍月微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朱戶已長扃明崇禎中名姬張喬歿後風流之士醵錢捧土葬之白雲山梅坳人致一花種其葬處得數百本五色相間爛然如錦是曰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狃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嫲謂子曰崽子女未生曰孺衣一襲曰一沓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鬪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為奎音穩人物之短者為喬音矮人物之瘦者為天音芒山之巖洞為厓音勘水之磯激為泵音聘蓄水之地為迷音泔通水之道為圳音浸水之曲折為迴音囊路之險隘為卡音汙

隱身忽出為呬音或截木作墊為不音墩橫木上闕為聃音拴此粵字之異也
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以華作葦以茲作茲以悵作張以閱作閱以覓作覓
以曷作曷以聞作牟以隣作隣之類率皆仍訛襲陋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
訓弟父以訓子授受相沿遂成錮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鴛鴦壙

長洲倪士義與其婦楊氏伉儷甚篤有同穴之誓明崇禎末士義年未三十而
卒楊親詣虎丘相地葬之復營一穴於旁命工鑿鴛鴦兩字壙上歸即自到遂
合葬焉吳人稱為鴛鴦壙番禺屈大均過此感其事而題曰血濺良人墓嬋娟
事可傷闔廬無此劍紫玉不成香俠烈光吳岳流傳自野王千秋蓮沼上人見
紫鴛鴦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為廣利王其廟遙對虎門韓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貴
次序海濤之惡今廟前止成小涌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頃溝塍相錯與韓碑
絕不符矣余昔在闕中遊慈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

當年則宮殿遠其外菰蒲積其中而風浪之興或至覆舟者也是知山川之形雖亘古常存而滄桑之幻亦何時不見哉

兩海賊

周王李榮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為業所轄繒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王等鷓獮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即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太張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令王胤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王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尚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徙民

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為內外稍踰跬步

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甯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王閱歲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鵝卵連下六枚闔室驚異裹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碑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砂磧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讖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燼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父爵為平南親王率師討孫

延齡駐宣武縣有藩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怒放言訕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問是時藩下之兵悉隸於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雋交驩雋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賈詔至廣西之信聞命即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雋遂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骨餘燼瘞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徬徨涕泣不知所為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游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達公納款偽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爵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為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乃陰陽其

間莫賣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抔土未乾而使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剜去兩目睛天植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即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污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自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焉

廣東月令

正月

蜃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蔗初芽

歲拳輪粉

魚苗生

蜩降於霧

木綿吐英

三月

杜若芳

石蚶揚葩

江鷗避風

孔雀之尾開金

檳榔包坼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鯨入山麓化為虎 樹蘭綴珠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舒葉 柳含漿 羣蟻朝其祖 鈎割鳴年

六月 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繭 素馨結為燈 薤田浮

八月 颶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鳶翻風 黃柑分指 河鮑乘潮而

上

九月 紅薯登 白欖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閒 八蠶之功畢 嶺梅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 鷓鴣蔽葉 黃雀復為魚 巖蜂聚糧 瑞香霏雪

十二月 蚊不絕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雋雷有聲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官遊所至其風土大畧相同惟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即較之江淮亦甚懸殊爰採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為廣東月令迺知炎暉譎詭固不止於再稻八蠶已也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早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悠而婉諷揣斯衆感伏籲嚴鈴其詞曰陳為密雲銅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遇隆聖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惻瘼應未懸殊夫蒞茲土者宋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違十郡來蘇之願始覺說癡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兮一路郤屋無餘光詎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佞草環生榮戟之間止餘汨汨貪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憑社之狐媚思競獻吠籬之犬諂欲爭行域射潛飛中含沙而誰卹鯨吞迭告置漏網於弗聞以致魚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御隣緩視盍思孺子入井奚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籲靡申慘捐生而刎頸戴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梟名僅凝香於卧閣委三千人

之訟牒同落絮於空庭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潰川之口如謂諧言多妄徧省
非載鬼之車不然干謁阻於故人豈熟語遂鎔冷鐵不然投金溺於暮客豈外
鑠立化堅冰或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歲之氣衰
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泯倏矣歲將改籥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
辭袖手倘一日者元龜協卜名對楓宸丹鳳銜綸敕還荔浦何武去後之思嗟
靡及矣寇恂請借之舉將何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蠱測海隅輒思就
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恕坡公今而陽城曠官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
未可代驅旱魃而靈源猶在何妨仰瀆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待命

木中少女

維揚汪舟次奉使琉球甫出海見浮木丈許鐵鑄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
卧縵髮冰肌以右手掩面左手蔽其醜唾爾微笑隨凌波以去而狂風旋作蓋
風之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八分書

獨漉子陳恭尹為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

放生人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贏縮其書以應之
聞筆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買放貨盡乃已蓋珊瑚麟鬪
未免以多藏取譏而追做雲礫之換者其致遠矣

南海吳

雋謂遠

高明區尚文公振

閱

門人黎

鉉玉升

男

蕙卜聽山

訂

解

朋

卷七

二

觚賸卷八

分目

粵觚下

張將子

共塚

白石獅

洪廟神夢

五華山故宮

琉球使

獻花寺僧

俺達縱暴

跋金

禍兆斬頭

偽情諭降

投江詩

金首

肉毬

阿魏

月中仙樂

綠瓢

石言

著書三家

孟謀絕句

解

附

卷八

月中仙樂



猴 錄



鮐賸卷八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粵鮐下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永曆元年始得出獄從幸梧州遷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跋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鄖國公高必正者闖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懾服焉五年從幸南甯孝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氣將軍鄧耀於龍門島後依漳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之

共塚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積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

卽於其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馬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建為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艤舡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沉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建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猙猛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洪廟神夢

嚴學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惘惘若失卜筮之詢殆無虛晷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思即

攜襪被夜宿殿廡恍惚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榜耳驚喜而悟及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做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炫也因細問年歲里居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髫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話前夢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為章赴幕楚雄訪其父老得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即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

轉眼興亡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萋萋銅柱
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峇峇天半起舩稜不盡亭臺
取次登心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惜有濡頭之癖落
魄寡儔故不甚顯於時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張立庵學禮王巢雲垓奉使琉球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
之舟為梭子形上下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桅之高如之桅頭有
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口官司啟閉柁用廣西鐵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線橫
亘南北謂之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而視之其清則一行三
日後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緇黃贊嘖其魚漸
沉然鱗鬣矗峙猶沙嶼蘆葦然至晚潛消舟始得進又數日將近伊藍埠悞泊
龍潭二龍垂天而下風雲四起恍惚晦冥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温
鎮抵那壩港入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
童皆貴官子弟為之考之舊冊大約渡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

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是役於五月啟行十一月始回舟覆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藥不效臨歿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為祟逝後門去殮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經案久相傳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鵝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噴發而骨遂消滅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鵝血可治數飲遂愈徧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萎寺名獻花以此

俺達縱暴

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罇杯斝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豔姬癩痲滿體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聞句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

易一夕聞有闕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瘞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
監肉啖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戲竿長二丈以篋管為
之髻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蓋觀笑以為樂其習
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跋金

金光字公絢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尚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
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
健卒追還挾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跋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
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
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
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老年笑
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
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專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
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

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為凡鑿山開礦煮海鬻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解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為也遂納款偽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禍兆斬首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眾謀逆送印偽周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為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逭也

偽牘諭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而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偽命為將軍聚眾邵武山間蔓延嚮信其所領卒皆裹首露足輕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擄掠官兵莫能誰何時吳留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

降而以未得通使為憂江右有翁韜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偽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發書怒將殺之偽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鳧輕山鬪猿捷而馳驟平原非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一年之積出則勢不能遠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決韜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下之有幹略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偽官百員眾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瞿修齡在吳撫軍幕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荆飛之勇成連賈之功可謂奇矣

男蕙卜識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帥郭公刺以觚牘為請蕙攜謁焉羽扇流風令人欽挹揖蕙而言曰予即粵觚中所載偽牘諭降之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予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為公所知者予自江賊既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翹闕委任千夫長值臺灣未

靖師駐泉州距彭湖三十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金門總制陳公龍謂予
善習流簡率甲士結陣揚帆指揮鷁首不數日而盡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
將軍施公朗題敘戰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鑾輿北幸得
邀顧問時 上御日本貢刀令予跨赤驢以試深蒙嘉數隨手授曰資爾武
備戮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勵尋轉參戎量移副帥此粵之干城所
由寄也塞雁北征嶺鴻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觚餘
勃勃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微之道意蕙竊念先嚴秉筆時頗以公不見用
為惜詎公建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錄其言於後庶
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投江詩

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盡室星散弱質無依遂為營卒所掠氏志堅意決眾
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其屍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水濱夢訴於
其父母父母驚起跡之果獲女屍慟哭收殮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絕句十
章重緘密紉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少小伶嫖畫閣時詩書曾

奉母為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一日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
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金首

廈門遠在海中鄭氏平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縣通州王孝廉兆陞令臺灣
其家人歸言縣南百餘里山林翳翳獠民居之蓋亦一蠻絡也其俗男女皆裸
各以方幅布蔽其醜處並無屋宇即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為居中國人誤入其
地者縛而殺之以金塗首懸於家有此者眾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
再生為人仍入吾國復為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此

肉毬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隣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
脚下垂簷間肉毬如五斗盞滾至案前迫而捉之聞無所見其地瘴癘時作至
此遂無生還之望故選人甚憚之

阿魏

諾臯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汗出如飴

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杵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並誌於此

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業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為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啖刺數枚納之衣囊將歸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旌幢中擁彩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氅繽紛霞裾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曉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無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彩輿者為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讌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聞人啟扉驚以為盜執送藩

伯藩伯坐廳事鞠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
藩伯詫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
者始信其言遂檄還粵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綠瓢

滇中猓獾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
居昇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猓漸不省人事但知炊卧而已遍體生綠
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銛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
虎豹麋鹿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瓢

石言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硯而不蓄者無辯硯之識無購硯之
力而又無筆精墨妙以發其英華恐負茲石也然嗜硯之意終未釋然因取客
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侯官高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
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矜
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瑤玢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

硯材蘇文忠稱為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閎也未至峽十里為大堯山皆牛毛細皺宛如畫鏡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鑛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焦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為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堊壁斜皴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為屏風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於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

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於圭竇石工裸身盤盛豨膏燃火腰鏈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鏈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鏈一人捧火三人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綯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黴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紈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繡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圓正

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瞳一黍如鼓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蒨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掌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巨石而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於江西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拆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壹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述於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少

慰於真宰也我邑潘耒稼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門晝掩蠟屐生
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何有硯石錯陳疊架磊砢堆牀輪囷主人方盤礴
其閒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顧而笑曰是奚為者也嶺表珍奇是不
一類珊瑚碑礫明珠文貝沉檀通犀象齒翡翠却塵之紈辟雨之氎子曾不是
求而耽情於片石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金載
之專車贈遺不名珍寶藏弃不如圖書兩手三硯為已多而纍纍者將焉用是
無乃近於愚乎主人忻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之不已而奚
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二氣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為石在天為星石之
為質頑然粗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呈祥甲乙品於衛公
袍笏拜於元章要其程功而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
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銛銛發墨華之蒨蒨貴利用而不窮故宜取於盡善
硯材上品厥惟端溪萬里滄江一峽束之秀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石寶美勝
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歧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邃古莫啟誰鑿
鴻濛創割端紫唐斲其膚宋入肌理轉鑿轉深今得其髓三冬水落良工是謀

傳瓢涸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登削粗劇浮菁華乃出如琳如瑯其質則膩若搏
粉縝若刷絲潤若含凍柔若凝脂其色則淵然而光冲然而畢望之有形撫之
無迹南離炳暉蒸為紫雲馬肝純色火瘥間紋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陽升天以
鮮新美人薄醉而醜顏天孫七襄而錦文水月清華凝為蕉白平鋪鮫綃橫截
崑壁雲霏霏其羃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擘青花最貴
隱起石膚乍沉乍浮如有如無雁行過於遙天魚兒戲於清渠綺縠之理感咨
蘋藻之影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睛朗朗碧暈重重
如珠剖蚌如月麗空紅為丹砂黃為象牙圓為鸚鵡長者為鴉或孤標而雙映
或三五而橫斜象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
橫亘黃龍斜纏鷓鴣之斑蝥血之邊各絢采以發色咸爭奇而鬪妍天質美矣
復貴裁製追之琢之乃成佳器爾乃選良工考舊譜量厚薄程細鉅審背面定
顏武留精純去苦窳因圓成規過方為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而法古爰有
唐模宋範貢式藏型端方是尚樸雅為經間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
肩而壺腹或璧沼而珠庭或瓢身而瓦脊或鳳味而鶴翎風田之文惟肖琴笏

之德可銘於是鑱以散粟之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逾明理以細而彌澤
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呵而成津手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
鱗鱗融洽停勻石與墨得墨與石親沛然膏流油然耐醇磨之無聲浣之無痕
其宜筆也沾濡不留運轉無滯墨飽固恬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敝使心
忘手使手忘器故當妾視龍尾勝蓄金星澄泥斂色雀瓦銷聲彼洮河與墨磯
迴莫敢於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燥隆冬不凍君子之節也澁不藏淄滌不留
垢幽人之潔也廉芒內含溫文外著貞臣之烈也瑕不掩瑜膺不亂真介士之
別也端凝靜默有勵俗之守焉厚重不毀有閱世之壽焉無色之色是為真色
無味之味是為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坳之抱之浴之澡之心賞神怡而不可
以告客者也今夫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固權門豪家之所宜蓄
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廣坐
可以共賞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獲不虛傳子孫而無累貽朋
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土者莫不連載兼乘轟隱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
於鳧唯此硌硌與吾為徒連箱累篋負挈以趨猶足詫奇珍於鄉里而壓風濤

於江湖也客乃惆恍自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婆硯林不知日之既暮夫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能復繼我得二公之文雖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盡為我有矣所取不已奢乎

著書三家

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唯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日知錄為吾鄉顧亭林先生所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東粵人夫著書必兼才學識而又有窮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衡山張爾公之筆昆湖為南康太守以重貲購刻弁以己名實非廖筆顧與張與翁皆隱君子所謂有窮愁之遇者也稱粵山者必曰羅浮稱粵石者必曰端硯稱粵果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語焉獨詳

孟謀絕句

閩中詩派多尚沉鬱邵陽康孝廉孟謀清新豪蕩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題秦莊襄王墓二首以為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目詩曰莊襄塚並白雲齊頰視長安萬井低誰指韓生傳古墓教人錯認灞陵西園廟

衣冠此內藏野花巖巖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庚辰孟秋
鐫觚牘將成門人惠宏從八千里外以此詩見寄因補錄於末

新會黃河激葵村

番禺王

隼蒲衣

閱

門人林英杰水夫

男

鶴升霄客

訂